

中

清
张春帆

如食之甘口，
如花之媚目，
如酒之醉心，
更如奇珍异玩，
易肺涂肠。
烟水散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十大禁书

九尾龟

〔清〕张春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九尾龟中册

第五十七回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	(379)
第五十八回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庐埋冤曲辫子	(385)
第五十九回	萧静园输钱重约赌 王云生设计报前仇	(391)
第六十回	吃大菜贵绅中计 游虎丘画舫嬉春	(397)
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	(403)
第六十二回	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	(409)
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情郎	(415)
第六十四回	章秋谷有心试名妓 王太史临老人花丛	(421)
第六十五回	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	(427)

第六十六回	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缱绻秋娘薄幸	(433)
第六十七回	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关盼	(439)
第六十八回	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爱宠	(445)
第六十九回	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	(451)
第七十回	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秋谷	(458)
第七十一回	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良朋	(465)
第七十二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萧郎	(472)
第七十三回	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拼命死贪财	(478)
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瞒天造谎 打官司教士分家	(484)
第七十五回	撩云拨雨夜渡银河 辣手狠心朝施毒计	(490)
第七十六回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涩浴名妓私奔	(496)
第七十七回	楼空燕子神女成虹 帘卷西风檀郎懊恼	(503)
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讹曲辨 沈仲思同病劝瘟生	(509)
第七十九回	论嫖界新小说收场 结全书九尾龟出现	(516)

- 第 八 十 回 通关节花钱遭巨骗 (522)
捐道员拜客出风头
- 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见九尾龟 (528)
醒迷途续成新小说
- 第八十二回 送萧郎南浦赠将离 (533)
返故乡天涯留别恨
- 第八十三回 风凄總帐泣凤悲麟 (538)
月冷空房鸾孤鹤寡
- 第八十四回 办交涉庸奴降秩 (543)
谄大官观察欺贫
- 第八十五回 负奇冤烈女骂奸雄 (549)
溅热血公堂飞白刃
- 第八十六回 归故里堂上奉慈亲 (555)
泛轻舟姑苏逢旧友
- 第八十七回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560)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 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566)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 第八十九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571)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 第 九 十 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577)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 第九十一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583)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 第九十二回 红倌人安心施巧计 (588)
曲辫子拼命害相思
- 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亚虚度春宵 (594)
风去台空可怜良夜

第九十四回	陈海秋痛恨范彩霞 章秋谷重游安垞第	 (600)
第九十五回	当冤桶观察开心 吊膀子张园受辱	 (606)
第九十六回	借洋钱硬捉瘟生 霍将伯欣逢故友	 (611)
第九十七回	莺飞草长望断萧郎 添酒回灯重开夜宴	 (616)
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东尚仁叫局碰和	 (621)
第九十九回	又麻雀名士讲牌经 卖风情俏人吊膀子	 (626)
第一百回	打茶围乌龟送礼 出奇谋嫖客施威	 (631)
第一百一回	扣局帐陈海秋发标 留夜厢范彩霞中计	 (636)
第一百二回	酒阑人散软语缠绵 送客留髭深情缱绻	 (641)
第一百三回	味莼园遇旧感前游 金小宝寻春逢浪子	 (646)
第一百四回	跳空槽滑头得志 翻醋罐名妓争风	 (651)
第一百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讥浪子	 (657)
第一百六回	危崖勒马虚度清宵 宝镜孤鸾枉辜良夜	 (662)
第一百七回	游张园初看髦儿戏 访萧娘又遇意中人	 (667)

第一百八回	情切切蜜意慰檀郎 意绵绵深情回倩女	(672)
第一百九回	梦巫山良宵圆好事 忆倾城名士苦相思	(677)
第一百十回	传眉语喜遇秋娘 托微波暗通青鸟	(682)
第一百十一回	赋高唐东墙窥宋玉 隔巫峰云雨恼襄王	(687)
第一百十二回	度良宵名花开并蒂 歌白纈病渴过三秋	(692)
第一百十三回	久安里旧雨续新欢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697)
第一百十四回	弃尘寰烈妇捐躯 征挽联豪绅仗义	(702)
第一百十五回	看马戏忽逢荡妇 闻狮吼惊散鸳鸯	(708)
第一百十六回	谋补缺观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713)
第一百十七回	严选政部办吃虚惊 出奇兵名优施巧计	(718)
第一百十八回	闹相公尚书中计 告病假巡抚归田	(723)
第一百十九回	思湔浴名妓嫁衰翁 约空房家奴私爱妾	(728)
第一百二十回	王素秋看戏轧姘头 柳飞云当场施绝技	(733)
第一百二十一回	联美眷荡子迷香 破温柔滑头泼醋	(738)

- 第一百二十二回 闹茶楼杨慕陶受窘 (743)
抱不平章秋谷解围
- 第一百二十三回 大观园流氓争口舌 (748)
乐仁里名士见秋娘

第五十七回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好梦

再说贡春树同宋子英、章秋谷到潘玉峰家，暂请他二人在客厅坐下，自己进去了。一会出来，便请宋子英和章秋谷二人同到里边，春树陪着在前领路。宋子英前前后后各处看了一回。那一所房屋一共有五开间五进，头门进去，便是五间大厅，第三进是三间花厅，两旁另有两间书室，花厅背后有一座月亮门，一个大大的院落，有几处鱼池山石，松阴藤架，花木萧疏，布置得十分幽雅，再往后边两进便是上房。宋子英看了一遍甚是合式，口中不住的赞好，重新回到大厅坐下。那大厅的前进便是头门，大门却开在偏左一边，进了大门向右转湾，却还有三间轿厅，头门左首便是门房，宋子英也去看了一遍，便向春树请问价钱。春树道：“我们既是要好弟兄，我也不说虚价，老实和子翁说，你们令亲果然要买，叫他出一万银子。这还是你老哥来说，又有章秋翁一力作成，要是换了别人，他就是多出些儿，我也未必肯卖。”

宋子英听了，道：“一万银子并不算贵。既承你春翁答应肯卖，我便竟是斗胆代我们舍亲定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件事儿要和你春翁商酌。如今的规矩，置备什么产业都要先付定洋，这所房子既然兄弟答应下来，理应先付些儿定洋才是，无奈兄弟到此已经日久，旅费有限，一时凑不出大注银钱。好在前日接着安徽来信，说舍亲已经进京，先派一个姓萧的账房到此替他料理事情，大约总在这几天可到。等他到了之后再付定银，不知你春翁可能相信得过？”贡春树连忙一口答应道：“定银不定银尽管随便，你我既然相识，何必要

这样拘泥？况且有章秋翁在里头经手，难道我还有什么不放心么？”宋子英道：“虽然如此，也要预先说明，既承你春翁看得起我，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说着便仍旧同着秋谷、春树坐轿出城，宋子英便拉着秋谷二人到王黛玉家小坐。

王黛玉要叫宋子英吃酒，宋子英起先不甚愿意，没有爽爽快快的答应。王黛玉见他不肯，便走过来和他依偎，坐在宋子英身上，一手勾着他的颈项，一手揪着他的耳朵，两人滚作一团。王黛玉更伸出一只玉笋一般的纤手，在宋子英两边脸上，“劈劈拍拍”的不住乱打，打的那声音好像知县堂上打着犯人的一般。章秋谷和贡春树坐在一旁，看见这般怪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王黛玉只当没有听见，更加力的去拧宋子英的大腿，拧得个宋子英抱着头苦苦的告饶。王黛玉只是不理，直到了宋子英答应了他吃一台酒，方才放他起来，却还口中咕嘈道：“耐阿敢勿答应呀，勿答应末，晏歇点办耐格生活。”宋子英刚刚坐起身来，听见了，把舌头一伸，打着苏白“嗤”的笑道：“耐格生活，倪昨日仔夜里向已经吃着格哉；今朝再要办倪格生活，是倪吃勿消格哉。”一句话说得秋谷等又笑起来。王黛玉急了，又要走过来拧他的嘴。宋子英连忙告饶，方才罢了。

王黛玉用一个手指头，用着气力在宋子英额上点了一点，道：“耐格人末勿知啥格骨头，敬酒勿吃要吃罚酒，倪恨得来！”宋子英正要回答，秋谷剪住他的话道：“算了罢，不用大家斗口，还是早些摆起台面来，我们吃了还要早些回去，今天晚上还有些料理的事情。”宋子英依言，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头，叫相帮快些去请。除了陆仲文、方小松之外，还有两个客人，一个姓顾，一个姓李，也都是城内有名的绅富。

相帮去了一会，方小松同陆仲文同来；又等了一回，顾、李两人也就到了。宋子英见客已到齐，发过局票，请客人席。那姓顾的名叫顾云卿，叫一个小清倌人，叫花二宝。姓李的名叫李子刚，叫

的信人叫金惠卿。当下坐了不多一会，又是金媛媛第一个先来。方小松见了先喝一声彩，众人也随声附和了几句，随后各人的局也都来了。宋子英酒量颇好，便抢着先要摆庄，众人因他是个主人，让他先摆。宋子英就独摆了五十杯，先和李子刚出手，五魁对手的乱喊起来。

秋谷本来是个爱静的人，不去理会他们，只回过头来和金媛媛密密的谈心。金媛媛道：“耐来仔好几日哉，阿要到倪搭去吃一台酒，请请客人？”秋谷一笑，尚未开口，金媛媛接着说道：“勿然是倪也勿是一定要耐吃酒，像煞俚笃说起来，总说倪搭仔耐两家头，做末做得蛮要好，为啥酒也勿吃一台？轧实倪做仔客人，搭客人要好起来，倒勿在乎吃酒勿吃酒。不过，俚笃格排人，总是实梗说法。耐阿好去吃仔一台，绷绷倪场面？”秋谷听了，不觉暗暗赞叹，便点头答应道：“你既然这般说法，我自然要绷绷你的场面，等回儿这边散席之后，翻台过去便了。”金媛媛听了大喜，加倍奉承。秋谷口内这般说着，心上却想着“金媛媛的应酬实在不差，不意苏州地方也有这般名妓”，便不觉也和金媛媛亲热起来。

这边席上，宋子英摆了五十杯庄，众人轮流交手，互有输赢。方小松等一个个一齐轮过，只有秋谷只顾和金媛媛说话，也不去管撘拳的输赢，直至宋子英要找他交手，方才打断了话头，两个便交起拳来。不料章秋谷意不在此，随便应酬，竟连输了十几拳，喝了十余杯急酒，不觉就有些头晕眼花。金媛媛看了，便把台面上的两盆水果——贫荸荠一盆甘蔗拿了过来，叫秋谷吃些过酒。又亲手取两个荸荠放在秋谷口中，秋谷吃了几个，方才觉得头目清凉。因为连输了十余拳，不肯伏输，攘肩而起，又和宋子英撘了十拳。这回秋谷不敢怠慢，用着十分的小心去对付他。果然宋子英被他捉住，也输了八九拳，方才把宋子英拳庄打掉。方小松连着又摆了三十杯，秋谷打了十拳，输了四杯。秋谷将四大杯拳酒折在一个玻璃缸内，正要叫金媛媛代吃，方小松嚷道：“不准代酒，代的要罚十大杯。”

秋谷听了，只得仍把玻璃缸放在自己面前，却被金媛媛从肩上身伸过手来抢了过去，一口气咕嘟嘟的饮干，放下杯子，面上早添了一层红晕。方小松见金媛媛违例代酒，也不言语，自家取过酒壶，又叫娘姨取了三只大玻璃杯过来，放在桌上，斟了满满的三大杯酒，向金媛媛笑道：“你有心违令，定要罚你三杯。”秋谷和金媛媛讨情道：“他见我刚才多吃了几杯，有些醉意，怕我喝醉了，方才和我代的，并不是有心违令，你不要这样顶真。”方小松那里肯听，一定要罚他三杯。金媛媛瞅了方小松一眼道：“方大少倪搭耐讲讲格个道理。看耐搭二少是要好朋友，不比啥格别人。二少吃醉仔酒末，只有耐方大少劝劝二少，叫俚少吃两杯，勿要吃坏仔自家格身体，格末像格要好朋友哉。阿有啥朋友吃醉仔酒，再要灌俚两杯，倪搭俚代仔，翻转来倒要罚倪格酒，唔笃想想看，阿有格道理？”金媛媛这几句话，把个方小松倒说得哑口无言，只得笑道：“晓得你们两个是恩相好，所以要在我们面上摆个样儿。”秋谷见方小松这般说法，知道他理屈词穷，乘势再和媛媛讨情，方小松也便依了。秋谷又约众人翻台到媛媛家去，众人一齐应允。散席之后，同到金媛媛家，一个个逸兴横飞，豪情迸发，直吃到晚上十点多钟，方才大家散了。春树自回船上，秋谷便住在媛媛院中。

到了次日，因贡春树要送程小姐回去，午刻便要开船，秋谷便到船上，把自己的几件行李发上岸来，就在宋子英住的长安栈内暂住。叮嘱了春树一番说话，叫他快去快来。又问：“他房子的事情怎样，可要等你回来？”春树道：“你在这边也是一样，诸事听你如何调度。尚若那边付了定洋过来，你不妨和我代收。我们这样的交情，难道还分什么彼此么？”当下贡春树又交代了宋子英一番，叫他房子的事情只要去请问秋谷，定洋也交在秋谷手中，“凡是他答应的事儿，我决不参差反悔。”说着，又和秋谷说了几句，匆匆的下船走了。

再说章秋谷住在苏州，专等贡春树到来同走，却没有什么事情，

只天天和陆仲文、方小松在堂子里头打混。等了几天，贡春树还不见来，秋谷甚是焦躁。

那一天秋谷住在栈中，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略略吃些点膳，觉得甚是无聊，便走到宋子英房内，打算要和他谈谈。刚刚走进房门，只见子英房内挤了一房的人，坐得满满的，七张八嘴的不知在那里谈论些什么。秋谷觉得不便，缩住了脚，正待退出，早被宋子英看见，连忙立起身来招呼进内。秋谷见他房内人多，不愿意进去，对着子英摇摇头道：“你只顾招呼朋友，不必同我客气。我们停会在王黛玉那里见罢。”宋子英见他不愿进房，只得罢了，却再三嘱咐：“少停一定要到王黛玉家，我在那边等你。”秋谷答应了，便信步走出栈门，想到王小宝家去，问一声陆仲文可在那里。

走得不多几步，劈面来了两担行李，十分沉重，看那挑夫样儿挑得甚是吃力，头上的汗就如珠子一般。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人，低头急走，身上衣服虽然华丽，却宽袍大袖的不合时样，看他那样子就是一个寿头。那人跟着两担行李，急急的转了一个弯。不防章秋谷正在那转弯角上走来，正和他撞了一个对面，那人低着头儿，那里看见？竟是一直的向章秋谷怀里撞来！两边避让不及，躲闪不开，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幸亏章秋谷眼明手快，伶俐非常，见对面有人直撞过来，急把身子略略一偏，趁着势儿就让了开去。对面的人来得势猛，那里收得住步儿，又被章秋谷把身子往左一偏，上面撞了一空，脚下绊了一绊，立脚不住，一个狗吃屎直扑下去，跌得他脊背朝天，胸膛着地。两旁走路的人看了这般光景，一齐大笑起来。秋谷也甚是好笑，反立定了脚看他。只见他跌在地下，扒了半天还扒不起。秋谷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走过去，轻轻一把就把他拉了起来。看他的面貌时，獐头鼠目，缩嘴短腮，不像是本城人氏，果然听他开出口来，是安徽一带的声气。当下那人跌了一交，跌得他浑身生痛，正在扒不起来的时候，忽然秋谷过来把他扶起，不免倒谢了几句，便各自分头走了。

秋谷回头看时，见他跟着挑夫径到长安栈里去了。秋谷暗想：原来也是住栈的人，却也不去管他。一直就走到王小宝家，一问陆仲文不在那里，并连王小宝也不在家，和仲文一同去坐马车去了。娘姨要请秋谷进房略坐，秋谷不肯。走出王小宝的大门，见有几部马车停在道左，正在那里兜揽客人。还有几匹川马，一般的歇在路旁，锦辔雕鞍，昂头掉尾，形状甚是神骏。秋谷暗想：怎么马路上边也有这般好马？正要近前打量，不防马车上有两个马夫认得秋谷，晓得就是上半年余香阁点书、甘棠桥跑马的章老爷，便围将拢来，你言我语的兜搭，要想做秋谷的生意。秋谷正在纳闷，便拣了一部绣花靠枕、闪光纱车垫的马车。那两个马夫都穿着一身外国纱的号衣，精光射目。正是：

珠帘十里，谁家白面之郎；
玉漏三更，何处行云之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袅庐埋冤曲辫子

且说章秋谷拣了一部最精致的马车，叫马夫放到石路口金媛媛家门口等候，自己却不坐马车，又拣了一匹小川马，把右手在马鞍略略的一搭，飞身而上，马夫递过丝鞭，秋谷加上一鞭，追上前面的马车。到了金媛媛门口，跳下马来急急的进去。不一刻，同了金媛媛出来，叫他坐上马来，自家依旧骑马相随。到了马路中间，秋谷骑在马上放出手段，带紧丝缰，马后股连加几鞭，那马放开四蹄，就如腾云驾雾一般往前跑去。秋谷扬鞭揽辔，意态自豪，一霎时早追过了几十辆马车，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响。那些马路两旁的住家馆人，到了三四点钟差不多夕照衔山的时候，一个个坐在洋台凭栏眺望，见秋谷骑在马上灵便非常，更兼衣服鲜华，形貌秀丽，那马飞一般的在马路上往来驰骤，风吹衣袂飘飘欲仙。那些馆人见了，不约而同齐声喝彩。秋谷在马上听见甚是得意，跑了几个圈子方才勒转马头，追上金媛媛的马车，慢慢的走。又跑了几趟，已经将近上灯，秋谷也觉兴尽，同着金媛媛回来，开发了马夫，把金媛媛送到楼上。想着宋子英约他在王黛玉家，恐他久等，便走到黛玉院中。一问宋子英已经来了一趟，有什么朋友约他出去说话，临走的时候，招呼房间里娘姨，请秋谷进房坐等。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进房坐下，王黛玉陪着。

闲谈了一回，宋子英还不见来，秋谷觉得无味，正待立起身来要走，忽见门帘一起，走进一个人来。秋谷以为定是宋子英来了，岂知定睛一看，竟不是宋子英，就是方才在长安栈门口跌了一交的

那个寿头码子，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匆匆的举步进房，正和章秋谷撞个正着。王黛玉见了两人，也不认得，还只认是和秋谷相识的熟人。秋谷当时摸不着头脑，见他们无缘无故的闯进房间，不觉怒从心起，竖起双眉，刚才开口骂了一句：“你这两个糊涂虫，怎么人也不认识，乱闯别人的房间？”正还要骂下去，猛见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哈哈大笑道：“不要骂了，都是自己一家人。”秋谷听了，方才住口不骂，举眼看时，原来第三个进来的人便是宋子英。秋谷晓得自家性急了些，却又不肯认错，只得向宋子英笑道：“我一时失口，得罪了你的贵友，莫怪莫怪。但是还有一层道理，不能怪我出口伤人。为什么呢？这里王黛玉院内是你宋子翁做的地方，这两位既是初到此间，你却不该让他先走，自家倒反缩在后面。我看见了他们两位，只认是闯房间的客人，所以开口骂了几句。你想这件事儿可不是你的错处么？”宋子英不等说完，哈哈笑道：“算了算了，就算是我的错处何如？你不晓得我们这位同乡，没有到过苏州、上海，老实说是个曲辫子儿，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他们刚刚走上楼梯，便三脚两步的走进房门，我那里追赶他们得上！恰恰的来迟一步，你已经在房里骂起来。你想想，叫我那里有这么的长脚？”秋谷听了不觉好笑起来，不再去和他说话。回过头来，便问那两人的姓名，彼此寒暄了一回。

原来那先走的叫萧静园，便是宋子英说的邹观察派来办事的账房；后随的叫汪慕苏，也是宋子英的亲戚，到苏州来顽的。当下一一通名已毕，章秋谷留心打量二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看了半晌，觉得这两人的形景甚是好笑：身上的衣服虽然华丽，却真有些像曲辫子的样儿，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头也不敢抬，低着头目不邪视，好像高僧入定一般。萧静园更是好笑，他听见宋子英说他们是曲辫子，他虽然不懂，却牢牢的记在心中，私自拉着宋子英问道：“你刚才说的‘曲辫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的辫子，是刚在栈房里头叫剃头的打得好好儿的，怎么一回儿就得弯呢？”宋子英不听此言犹

可，听了他这般说法，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拍手弯腰，眼泪都笑出来了。章秋谷更笑得蹲在地上立都立不直，气都透不过来。王黛玉也笑得“格格支支”的，把一方小手巾掩紧了口，兀自笑得伏在桌上，几乎要滚入宋子英怀中。房间里娘姨大姐等人，一个个都笑不可仰。好一会，才大家止住笑声。萧静园还不懂笑的是他，鼓着腮帮子，一付正经面孔，问道：“你们为什么这般好笑，说了些什么东西，怎么我一句也听不出来呢？”宋子英听了又笑起来，拍着萧静园的肩膀道：“老弟，你算了罢，不用恼人了，这里头的筋络，你那里一回儿就弄得清楚？下回我劝你少说些儿，省得给别人笑话。”萧静园听了，方知他们笑的是他，只把他羞得满面通红，一言不发；连汪慕苏听了，脸上也红起来。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大家不好看相，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

当夜宋子英和萧、汪二人接风，就在王黛玉家吃了一台。席间说起房子的事情，宋子英便向萧静园道：“前天我看了一所房子，甚是合式，但是还没有付得定洋，不知你带了多少钱来？”萧静园道：“我虽然带了些银子出来，要付定银只怕不够。”宋子英道：“定银不拘多少，就少些也不妨，明天我同你先看一趟房子，再付定银可好？”萧静园点头应允。宋子英又和秋谷说明，要请他同进城去，秋谷也答应了。当下席终之后各自散去。

到了明天，果然宋子英同着萧静园来约秋谷一同进城。萧静园看了房子也说甚好，便问秋谷要付多少定银。秋谷道：“这个不拘多少，听凭尊便就是了。”宋子英一口答应，先付一千银子定洋，约定日期照付，暂交秋谷代收，萧静园也就应了。三人仍旧一同出城，萧静园因要到钱庄去照验汇票，就在半路分头自去，秋谷只同了宋子英一起出城。

隔了两天，约付定银的日期到了，只见宋子英走来说道：“这两天那位萧公同着汪慕苏甚是奇怪，看他心神不定，好像一刻都坐不住的一般。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临走的时候我还问他，应付的定